

澳華新文苑

第1092期

悼星雲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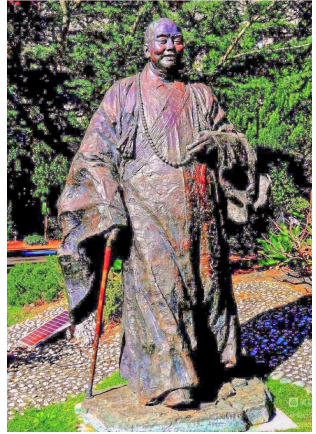
星耀七洲，信衆十方臻果異；雲征四海，禪師兩岸誦和平。
張青拜挽

佛光照臨，法界鹹沾，素緇共仰；方丈啓蒙，人天普利，中外同欽。
王曼妮拜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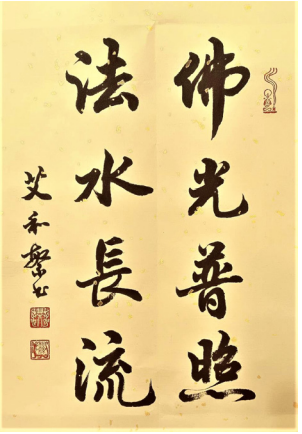
大師圓寂坐龕所未聞，樸實莊嚴設計涅槃身，佛教規模俱所依儀軌，

安身立命當勝舍利陳。緬懷願進思寄盼，來生遙做虔誠和上人。
智慧蓮留多少視頻，化身遊善千千萬萬神。
林觀賢拜挽

傳妙音南天南海；得自在西去西來。
鄭耀成拜挽



星雲大師塑像（立於悉尼南天寺）。



馬前總統代筆艾和繁敬書於台灣。

回憶同星雲大師的接觸

洪丕柱（布里斯班）

今天看新聞，得知星雲大師已經圓寂，享壽九十七歲。

星雲大師同昆州華文作家協會曾有一段關係，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回憶同這位大師的接觸。

記不確切在1995年的哪一天，昆華作協曾在布市佛光山中天寺同星雲大師舉辦過一次佛教同基督教的對話。會後，大師招待我們吃素齋，記得食物做得很不錯，先有一道精美的素湯，然後有幾道菜餚，放在每人面前的小碗裡，最後還有甜點。

閒聊中大師聽昆華會長蔣中元先生說我們出版一份免費刊物《澳華月刊》已有數年，我們沒有專人拉廣告，故廣告不多經費相當困難，但仍堅持每月按時出版；工作人員都是作協會員，出版社就在蔣先生家，所有的設備從電腦、打印機、複印機等都是自備或自籌資金買的，我們是在業餘時間幹義務勞動，但仍堅持給每位作者發每千字十澳元的稿費，表明對作家勞動的尊重（那些能掙很多錢的華文報刊大多不發稿費）。大師聽了二話沒說，當即開了一張四千元支票交給蔣先生，作為增送給作協的出版基金。我們當時都非常感動。

記得那年大師還在昆士蘭大學作過演講。講題好像是《佛教的真諦》。我們不少人去聽講以表支持。我是基督徒，當然不會關心或記得他講的有關佛教的內容，但我感興趣的是他本人也是一位作家，寫有大量散文和其他著作，而他也談到了自己的業餘寫作，談到曾編輯過期刊，以及在佛光山辦教育內容。

我們當時就聽說過星雲大師身體不太好。別看他長得又高又大，那時他有心血管毛病和高血壓，聽說他後來還曾開過刀，後來又聽說過他患糖尿病、腎病（常要洗腎）等。不過在同他接觸中，他看上去他並不面容滿面，而是精神很好，這是我佩服的。

1997年5月，我以澳華副會長身份參加在墨爾本召開的第一屆大洋洲作協會議。昆華亦有會員參加。大會總議題是“文化跨越”，即中文在“海外”同當地文化的融合。參會者們以panel的形式就一些論題發表意見。與我在同一panel中的有陳耀南教授、龔鵬程校長和葉宋瑛博士。我們的議題是中華文化文學的世界觀。經介紹，龔校長原來是佛光大學校長，我才知道星雲大師的佛光山辦有佛光大學，這恐怕是星雲大師對佛教的創新！我當時的看法是大師在佛光山的一些做法似乎是吸收了基督教的做法。昆州的一些教會辦幼兒園、小學、學校、養老院和醫院，教會學校都是名牌私校，我曾在教會學院教過書。澳洲亦有天主教辦



2011年世華大會時，洪丕柱向星雲大師作自我介紹。

相約在環形碼頭

西貝

（接上期）當年吳老師為了幫我增加自信，讓我做了語文課代表。甚至學校合唱隊要選拔領唱，吳老師也帶我去試唱，我明知自己土裡土氣，但也鼓足勇氣去試了，當然只有落選的份。後來吳老師又推薦我去做學校聯歡會的主持人，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竟然中了。聯歡會那天，音樂老師給我換上一件演出服的裙子，我在後台的鏡子裡簡直認不出自己了。那天我莫名其妙地充滿了信心，那是我少年時代最輝煌的一天。聯歡會結束時，吳老師走到後台，對我微笑著豎起了大拇指。同學都說我是醜小鸭變“黑”天鵝了。

而有一天，班裡一個女同學的弟弟怪怪地對我說：“吳老師喜歡你！”旁邊的女生神秘兮兮地笑著。不知她們在學校裡都說了些什麼，後來每當我收齊了語文作業本送到辦公室時，吳老師總是顯得很忙，從此標誌著在辦公室關於書的談話嘎然而止，猶如音樂中的休止符。最後一次吳老師問我正在讀什麼書，是在路旁，那個早晨讓我永遠難忘。很多校園裡的記憶都已模糊，唯有那街上的抹朝陽，把最細微的記憶緊靠照亮。

那時我家住處的前院緊靠路邊，有一天我起床早，看到院裡的葡萄架結了兩串葡萄，就跑去摘，沒想到正好看到吳老師經過我家門口向學校的方向快步走著，隔著鐵欄杆我驚喜地喊了聲“吳老師”，他也驚喜地停下腳步問我：“你住這裡？”我問他：“你讀的什麼書？”我舉起書告訴他是《海底兩萬里》，他笑著說：“向摩爾船長問好。”然後就加快了腳步。第二天我又早早起床，拿著一本書，在院子裡向街上張望，看到吳老師走近時，我又驚喜地喊他：“吳老師！”他問我：“你讀的什麼書？”我舉起書告訴他是《海底兩萬里》，他笑著說：“向摩爾船長問好。”然後就加快了腳步。

從那日起我每天早早起床，拿著一本書，站在院子裡，不住地向街上張望，但再也沒有看到吳老師經過。我家住的那所文苑的樓是當年法國租界的一棟法式洋房，院子的矮石牆上是雕花的深綠色鐵欄杆，位於南京路與濱江道交口旁，馬路對面望過去就是法國傳教士主持修建的西開教堂，記得我每天望著它的尖頂閃耀在晨光裡，心中

有多少浮想就有多少惆悵。很多年後，當我從悉尼回國探親，到原住處舊地重遊時，那裡已變成一片繁華的商業大廈，周圍的一切都面目全非，唯一沒變的只有西開教堂。在過街天橋上，望著教堂的尖頂，我久久地立在那裡，旁若無人地倒空記憶的箱子，默默祈禱此生在茫茫人海中能再見吳老師一次……

終於微信把失散的人聯在了一起。吳老師發給我的信息，常常會在後面加上一句：“你還記得嗎？”要是吳老師知道我庫存的記憶是怎樣的清晰，有著怎樣豐富的敏感度，他還會那樣問我嗎？我怎麼可能忘記？但也無需提起，在那些純潔無辜的年月，甚至我記憶裡最愜意的時光也宛若一朵天堂的青草，在教堂鐘樓的尖頂上小心翼翼地開著一朵不為人知的花。

微信像是一個神奇的精靈，同步傳輸著遠隔重洋的信息。但它也是一個殘酷的精靈，突然有一天，我發給吳老師的問候，沒收到任何回音。殘酷就這般倏然而至，從此我再也無法聯想到吳老師。

而我仍能一如以往地給吳老師發微信，他仿佛也依然如故地坐在地球的另一端，讀著我發給他的每一條又一條的信息。我要把幾十年掩於歲月、積於心底的感觸都告訴他，我多麼想讓他知道，他親切善良的目光曾經溫暖過我的生命！此刻我才意識到，我之竟不曾對他說過感恩，以為相約就能相見，把要說的一切都留給了相約環形碼頭。誰能想到？驟然間相約就成了泡影。追悔莫及，唯有祈願我遲到的肺腑之言，他依然還能收到，他不需回復，只願他能聽見……

有一次當我徘徊在環形碼頭，在一個遊艇的廣告牌前忽然產生了幻覺，我看到吳老師乘著《海底兩萬里》中摩爾船長的潛水艇浮出海面，我驚喜地舉起手，當我叫出聲時，才一下子從散發著彩虹泡沫的幻覺中驚醒。就算吳老師不能乘船而來，我相信他也能像“永不消逝的電波”那樣穿越而至，在藍波蕩漾的天鵝絨般輕柔、夢幻般美麗的環形碼頭，我真希望自己是守在那裡的一只透明的水母或白色的海鷗。

（本文榮獲2022年“相約澳洲”徵文賽優秀獎。）

日前，帶一幫朋友去看珍珠海灘（Pearl Beach），頭兩站先去遊覽當地的日本花園和檳榔山花園。抵達海灘時，已經是下午兩、三點鐘，正值陽光燦爛，白雲飄浮，並非天氣預報所說的陰天下雨。我們下車的地方，正對著沙灘，前面就有一棵大松樹。那濃密的樹蔭，成了天然的帳篷，為我們遮陽。眾人無不為眼前的藍天碧海，稱賞不已。有的快快下水，踏水拍照；多數則坐在樹蔭下，看海聊天。此時，陣陣海風迎面吹來，又溫柔又涼爽，令人又舒心又陶醉。

突然覺得，在天地之間，萬物之中，唯有風最奇妙。雖然眼不能見，手不能摸，但臉上、心裡，都感受到了。說起風，你可能会想起張國榮的磁性男聲：「風繼續吹/不忍遠離/心裡亦有淚/不願流淚望著你」（《風繼續吹》）。

徐小鳳的渾厚嗓音：「吹吹吹/讓這風吹/抹乾眼睫毛裡/亮晶晶的眼淚/吹吹吹/讓這風吹/哀傷通通帶走/管風裡是誰」（《風的季節》）。

「到如今這一年/我不能停止懷念/懷念你懷念從前/但願那海風再起/只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溫柔」（《恰似你的溫柔》）一樣的海風，由蔡琴唱，就帶著哀怨；由劉文正唱，就飽含深情；由鄧麗君唱，就變得甜美。

如果你對風的聯想，不是這些港台老歌，那麼，你可能想到的是：「山谷的風/它陪著我哭泣」（《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歌詞賞析鏈接：http://cchcau.org/?page_id=29139。或者是：「聽聞遠方有你/像風走了萬里/不問歸期/我吹過你吹過的風/這算不算相擁/我走過你走過的路/這算不算相逢/我還是那麼喜歡你/想與你到白頭/我還是一樣喜歡你/只為你的溫柔」（《聽聞遠方有你》）。

風的隨想

楊鴻鈞

歸期）和「我吹過你吹過的風，這算不算相逢」，都是藉著風的描述，把「喜歡」的情感，推向了極致。

對一些人來說，有關風的記憶，可能去到更遠：「長風萬里送秋雁」（唐·李白）、「小樓昨夜又東風」（南唐·李煜）和「楊柳岸曉風殘月」（北宋·柳永）、「好風憑借力」（清·曹雪芹）。在不同的時代，對不同的作者，由於各自的境遇不同，風的意涵，也相去甚遠。「長風」、「東風」、「曉風」、「好風」，分別反映出作者不同的心境。

還記得很久以前，那時文革肆虐神州。某年筆者生了一場大病，從省城坐公交回家。凌厲的寒風，穿過陳舊的巴士門窗，撲面而來。母親就站起身，用她柔弱的背，擋住窗門，不讓病中的兒子，受到寒風的吹襲。

在人類歷史上，最令人震撼的風，記載在《出埃及記》十四章21-22節：「摩西向海伸杖，耶和華便用大東風，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開，海就成了乾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壁。」風把水分開。靠著風的力量，使水作了牆壁，這就是上帝大能的彰顯。「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馬太福音》十九章26節）

「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創世記》三章8節）這是整本《聖經》中，最早提到的風。這也是我在珍珠海灘，當海風拂面時，所想起的風。從創世之初，風就在那裡。風繼續吹。雖然眼不能見，手不能摸，但你的心裡，能感受到。

任靜敏藝術展上揮毫送百福

吳景亮

2月2日上午，在悉尼賓士鎮圖書館（Bankstown Library and Knowledge Centre）舉辦了農曆新年慶祝活動暨任靜敏藝術展開幕式，現場氣氛熱烈，喜氣洋洋。傳統舞蹈、民樂、中國功夫、越南民間表演、書法展示等，演員們競相登台，主辦機構圖書館的多元文化團隊負責人 Thanh Luu 致辭並主持節目。

現場展出了任靜敏的藝術作品。任靜敏是悉尼一位著名的獲獎藝術家。早在2012年，St.Martina's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Strathfield就委托她以聖經故事創作油畫系列，並在她的作品中引用聖經句子：「上帝看他創造的一切，的確，非常好。」如今她的作品依然展示在學校的中心位置。

Thanh Luu女士在介紹中表示，藝術家任靜敏樂意與藝術愛好者們分享畫技和知識，多年來在圖書館義務教學，這次展出的是任靜敏原創

作品的限量版博物館級別質量的印刷品，作品精美。感謝藝術家再次回到社區，大力支持圖書館的多元文化活動。

任靜敏在致辭時稱，很榮幸能夠支持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並願意為多元文化發展多做貢獻。

這次她為觀眾帶來了兩部分作品：一部分是油畫作品的印刷品，包括兩個系列：悉尼清晨系列和光之流系列。悉尼清晨的創作靈感來源於她對太陽的熱愛，有近三年的時間，她每天堅持拍攝悉尼日出，在拍攝過程中，她感受到極大的溫暖和能量，與天地融為一體。在這樣的激情中，她創作了悉尼清晨系列，並與著名畫家譚文華女士一起作為特邀嘉賓，在美國夏威夷舉辦的第三屆國際書畫節中展出並榮獲國際傑出女藝術家獎。

另外一個系列是光之流系列，主要創作於疫情隔離期間，去年又增加了新的作品，靈感來源於澳大利亞美

麗風光。她使用油畫原料在畫布上創作，運用浪漫主義表達手法通過光、影和色彩表現正能量的流動，把時間、空間、生靈和宇宙連接在一起。她希望這些作品能為大家帶來一場神奇的旅行，溫暖，美麗，獨特和超越，在欣賞作品的同時感受到愛、愉悅和正能量。

這次任靜敏還與大家一起分享了她的書法作品：“福”字。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在自己的藝術生涯中，一直都受到鼓勵和支持，能夠與觀眾們一起分享。任靜敏說，自己從小就喜歡書法，每年都會按照中華傳統，書寫“福”字祈福。今年寫的是康熙皇帝寫的“福”的形式，這個“福”字聚多才、多子、多田、多壽和多福為一體，被稱為天下的第一福。她在現場即席揮毫，一百副“福”字全部送出，觀眾都圍觀等候書寫，還爭相與她拍照留念。

此次展出的作品由Altaphotoca Framing and Printing Shop, Bondi Junction 榮譽贊助出品。

出席活動的主要嘉賓有：何與懷、譚文華、顧鈺、張琪、王春、黃瑜、Lee Jin、Sennie Masian、Lili Cio、Parto Nikhoush、Mercy Galing、盧林麗娟、梁艷儀、何承斌、麥美琪和余敏學等。

任靜敏藝術展將持續至2023年3月31日。



任靜敏藝術展上揮毫送百福。任靜敏藝術展上和嘉賓合照。

至情至理，親切動人

《何與懷詩評集》讀後

黃冠英

（接上期）何君的這本評詩集，都談到詩歌作者的身世及其社會影響，如余光中的鄉愁與對爭取自由學生的支援、白樺寫給世界的“一道光亮”、公劉的“中國病”、黃雍廉的丹心……所有被選書中的詩人們的“詩魂”，哪一個沒有明瞭時代潮流的背景，沒有各自的政治傾向？倘若抽掉道德人性、家國情懷、世界關照這些“政治”，作品還有靈魂嗎？本書最為可貴的，正在於不但不迴避政治，而且專找最痛處下筆。在海外外作家中，現在“只談文學，不談政治”的主張似乎很多，我想不管從事什麼行業，都得有正義感與合理行為，而正義、合理是離不開政治的。本書將詩評與政論揉合融匯在一起，詩評評說之外，也突出政治論議。因此其詩評，又成控訴書了，是對極左政治迫害無辜的嚴厲控訴。對著名詩人余光中、白樺、流沙河等詩作的評價，與倍受折磨磨難一生的痛楚介紹不用多說，便是那位僅寫出絕句自然短詩的昌耀，門外漢的我，從未聽過他。據何君書中的介紹，方知他曾寫兩首共十六行的《林中試笛》，描寫自然景觀完全出自人類通性的審美眼光。在反右的妖風中，竟被省文聯領導指為“有惡毒黑暗情緒的毒草”，應時將之發表，以作公開的批判。不但曲解小詩本意，而且在詩外找碴，以所謂“骨子裡的反黨”為“理由”，終於置昌耀於死地，葬送青年才子的一生。何君一針見血指出，“有惡毒黑暗情緒”的其實是省文聯領導！他還進一步聯想史實說：秦始皇時代有“偶語棄市”，漢武帝時代有“腹誅”者斬，而“骨子裡的反黨”也可算是一種恐怖的“發明”。1957年，因這樣的“骨子裡的罪”而蒙難者，達幾十萬之眾！讀到

此處，還能無視真實，高喊“莫談政治”？我想無動於衷，默然以對者也應羞愧！昌耀的詩似乎不多，名氣也少有人知，但何君不惜以詩的語言，極力贊頌他“使中國當代詩歌達到了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

俗語說，看一個人如何，看他結交的朋友就可知道。許耀林的朋友應該不是很少，而何君評他時，選從何首巫與葉文福說起。為什麼？我想主要是看中這兩位朋友的才藝與政治表現。何首巫英年早逝，只活五十四歲，但曾任中國新詩講習所所長與中國詩書畫研究所所長，是位“以書法為骨格、繪畫為肌肉、詩歌為魂”的星辰式“三絕詩人”，而葉文福則因寫了《將軍，你不能這樣做》的政治長詩而轟動全國。“將軍”，原泛指有過大功勳卻異化的革命功臣，又可由時事涉鄧小平，不但詩歌被禁，詩人也從此一蹶不起。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許耀林與這樣的才人為伍，互為“孤獨好友”，他是什麼樣的人，不就大體可知嗎？黃雍廉有首《唐人街》，“思想力度和藝術力度，已遠非一般懷鄉詩可比”。此詩選入選大陸出版的《港臺文學精品》。這些我也是讀了這本書才知道的。《唐人街》好在哪裡呢？好在題旨的重大與藝術功力的十足，好在抓住歷史現實的內在實質，馳騁想像，將唐人街比作華夏鄉音不凍的港灣、和平春蘭秋菊的城堡、璀璨東方文化的浮塵，從而表達海外炎黃子孫的赤子忠誠——徹底徹外的愛國心！

不迴避政治，力倡保持正確的政治傾向，這就要實事求是，面對現實，認真探索，既見樹木又見森林，不要被派性羈絆，感情用事，否則難免背離歷史的潮流，走向反面。

《何與懷詩評集》引述眾多詩評



2011年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大會上，何與懷博士和星雲大師合照。

家闡明的道理與由衷的贊詞，令我不能由衷地信服。書中的引文，多為歸納引述，綜合舉薦。對所引文字，何君有認同的也有商榷，更有集結、提純與升華，在廣泛參照基礎上進行自由思想，才得出自己的獨特見解。大家常說“站在巨人肩上看視野更開闊”，不就是這意思嗎？比如評述冰夫，何君援引了作家振鐸、文學理論家馬白、詩人辛笛等的各敘其論，觀點不一。九葉派詩人辛笛欣賞冰夫的詩，但覺其“詩風偏於婉約一路，豪放自非所長”，而馬白讚了冰夫的《消失的海岸》卻聯想起杜甫的“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何君的見解是既賞識其婉約，又推崇其豪放。且以多首舊詩為例道出早見其“端倪”。評詩談人而及散文，何君說：“如果散文可粗分為偏重抒情或偏重敘事議論，那麼冰夫的散文可謂左邊源，或者說，即使他偏重知識陳陳、敘事議論的散文也寫得詩意盎然。”散文如此，不也映照到詩品與人格之上？類似情形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何君佔有豐富資訊又博聞強記，令人欽佩。若無廣泛的閱讀，與細心的存取，絕對寫不出這樣內涵深廣的精品。對於涉獵範圍欠廣的人，尤其是門外漢的我，此書讀後大開眼界，真是有福從之。何君如此援引，功莫大焉，理應心底感佩！

（補記：《何與懷詩評集》曾在台灣僑聯舉辦的全球華文著述獎評選活動中榮獲學術論著項第二名。2023.1.25）